

宋其蕤 著

长篇小说

净

Jing Yuan

园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宋其蕤 著

净园

Jing Y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净园 / 宋其蕤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01-1

I. 净…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71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37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5.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题材独特，反映当代大学教师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了大学教师们在当今社会变革中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作者是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的教授，十分熟悉校园生活，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情节叙述跌宕起伏，这是一部耐人寻味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目 录

第 一 章	鲇鱼	1
第 二 章	骚动	28
第 三 章	摩擦	67
第 四 章	奋斗	107
第 五 章	蜕变	147
第 六 章	得罪	204
第 七 章	得意	234
第 八 章	质变	261
第 九 章	改革	295
第 十 章	育人	352
第 十 一 章	导师	386
第 十 二 章	风波	449
第 十 三 章	角斗	498
尾 声		515

第一章 鮎鱼

1

岭北仲春的清晨,空气湿湿的,润润的,甜甜的,栀子花香幽幽的飘荡在天鹅岭的山麓。

齐葭走进朱红色大门,被净园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岭北十大名园之一的净园极有特色,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茂林修竹一应俱全,椰树棕榈榕树葵树的绿丛中,几株高大的木棉伸展着略带盘曲的枝桠,稀疏的叶子在风中摇曳,一两朵艳丽的还没有凋谢的肥厚的花朵,还鲜红的闪烁在枝头。一丛丛盛开的杜鹃五彩缤纷,站立在碧绿的草坪中间,修剪成圆形、方形的各种灌木参差错落,点缀在碧绿的草坪上。几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与几座古色古香的岭北老式楼房散布在这满眼的绿色中,白色蓝色的磁砖与玻璃幕墙在绿树丛中闪烁,形成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不伦不类的所谓中西合璧风格。

不过,尽管绿树掩映,尽管曲径通幽,尽管采用借景等中国园林常用的艺术手法,这学院的局促和狭小还是遮掩不住。走过一处小桥,就看到园林中曲折院墙在绿树丛中透漏出点点斑

斑的形状。

齐葳沿着鹅卵石铺就的石径向学院行政大楼走去。中间那座蓝色玻璃幕墙的宏伟大厦，她认定那是岭北城市文明学院的办公主楼。

齐葳的心情有些激动，今后她将是这所学院的一分子，又将是这大都市的一员。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岭北。这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全国流传的顺口溜。她居然发财到岭北的岭北市来了。

齐葳走进大楼，按着门上的标牌找到人事处，她推门进去见屋里已经坐着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同自己一样都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和调动来的硕士博士以及正副教授今天来报到，她礼貌地点点头坐到后面等待人事处长叫。人事处长正在同一对中年夫妇谈话，这是一对从塞外调来的副教授夫妇，男的十分斯文倜傥，白白净净，女的中等个头，戴着金丝框近视眼镜，清秀文静。

同是来自塞外，齐葳一下子觉得自己有了同伴，她不由高兴起来，格外留意他们的谈话，听处长说他们被分配到环境系和管理处。她目送他们出去，不便和他们寒暄。

又一个矮矮的中年男子坐到处长桌前，处长说：“袁志恒老师，你是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也只有把你分配到文明系的好，你看有无意见？”

看来这袁志恒是自己的新同事了，齐葳关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没什么意见，没有意见。”袁志恒一张娃娃似的脸红扑扑的显得十分可爱的样子，笑着离开座位。

“欢迎你，齐葳老师。”人事处长转向齐葳。四十多岁的人事处长圆圆的脸盘，满面红光，非常滋润，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炯

炯放光。他满面笑容地打开面前的文件，翻开其中的一份看了看，抬起头望着齐葳说：“经院务会议研究决定，把你分到文明系，你有意见吗？”

齐葳一下子站起来，抓住人事处长的手，热情欢快地摇着连声说：“太好了，太感谢你们的安排了。”她原本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没有太高的期望。作为一个中级职称的讲师，只要学院接收了，不管安排到哪里她都没有意见。现在还是按照她的愿望进了文明系，她当然高兴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把真实的心理全部写在脸上。人事处长有些尴尬，他刚刚提升不久，还不大习惯与年轻漂亮的女士打交道，更不敢太接近女士，像现在这样就有些过火。这是一个发达的城市，人际交往非常讲究礼貌规矩，人们接触时小心翼翼，冷淡漠然，决不轻易流露真情实感，像这样初次见面就热情四溢，肯定会令人不习惯。

人事处长开出人事关系介绍信，详细告诉齐葳的路线，微笑着送走了她。

齐葳走在学院的林间小道上，被院内旖旎的风光吸引。她在满目青翠的园内漫步，心中充满快乐，这里美丽的像公园一样。刚刚从枯黄一片的北方进入岭北，最是叫人心旷神怡的就是那绿，青翠的绿，苍翠的绿，嫩绿，墨绿，浅绿，深绿。绿出生机，绿出活力，绿出生命，绿出朝气。齐葳满心喜悦的深深呼吸着这里的绿色空气，觉得自己的体内也已经被这清新的绿所充溢。她深深吐了一口气，加快步伐往文明系走去。

在一个圆形拱门前她站住了，门上没有标牌。正好门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那男人抬起头看着她发了一下呆。

“是你呀！”齐葳高兴地打招呼。这是她丈夫的老同学宗建，文明学院的教务处处长。

宗建有些尴尬地勉强咧嘴一笑说：“你终于调回来了。老洗呢？”

“老洗还没有办好手续，他要晚一些来报到。”齐葳回答说，然后又问了一下路。

齐葳按照宗建指示的方向沿着林间的鹅卵石小径走去。她回头望望宗建，为他的冷淡感到吃惊。

宗建是洗星辰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洗星辰联系调动首先找的帮忙人就是宗建。宗建当时答应的十分痛快，好像他在文明学院具有极大权势似的。洗星辰非常高兴，以为调动毫无问题，有老同学的鼎力相助，他们夫妇的调动有望。虽说是老同学，这年头手中有点权力的人都是吃惯了的，不送东西想办调动一类大事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现今常常是送了钱物还是办不成事，钱物白白地被吞掉了。老同学之间，他不会这么不讲情谊。可是，这口头上答应的十分痛快的宗建，在具体到调动时却不那么痛快了，常常推三拖四。事情一直拖了两年多还是没有办成。洗星辰只好亲自回到岭北来跑自己的调动。自己的文明学院是联系好了，但是齐葳的工作单位一时联系不上，不得已他只好又来求宗建帮忙。宗建还是很热情地一口答应下来，那口气似乎没有他办不了的，他煞有介事的要齐葳寄来她的履历和发表的作品。他说文明学院需要这些有作品发表的人员，没有作品的人文明学院很难接收。齐葳寄来她发表的作品却又没有了消息。还是齐葳自己从北方飞来岭北，亲自找到文明系当时的老书记老林，才算最后决定下来。老林不认识洗星辰也不认识齐葳，见了齐葳看到她的材料和作品，觉得是个人才，便毫不犹豫的决定接收，而且自己亲自到人事处为她办理手续。

齐葳不明白宗建为什么不出力帮他们的忙。是礼品送的太

少吧？她猜测。对他们夫妇来说，送出去的海鲜发菜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可是在岭北的有点权力的贪官的眼里，那点礼品决不能引逗起他为别人跑调动这类大事的兴趣。齐葳天真地认为，冼星辰的老同学会和老冼一样不计较这些，他们那时代的知识分子还保留着社会的良心和正义。

可是她全错了。宗建叫她对岭北人有了第一印象，那便是贪。可是帮她的老书记老林又让她敬佩。他不也是岭北人吗？不能一概而论。她边走边想，同时也在劝说着自己。不能对岭北人产生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她又是一个容易产生偏见的感情型的人。今后恐怕要在这里生活到死，这里将要成为她后半世生活的永久场所，她应该从一开始就喜爱它才好。

齐葳再次环视着周围美丽的景色。这里确实很美，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一员心里好幸福。她微笑着欣赏文明学院的景色慢慢往文明系走去。

2

申惠琛来到文明系，接待她的是办公室主任权学武，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欢迎系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硕士，居然还是这样年轻漂亮令他大吃一惊。权主任带着申惠琛先去见系里第一把手吴积德书记，吴书记正埋头写总结报告。权学武主任伏下身子轻轻地在书记耳边说：“书记，申硕士来报道，你要不要意见她？”

吴积德抬起头，五十多岁的书记头已经差不多全秃，只剩下周边一绺绕成一圈，形成地方支援中央或者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两条又黑又短的眉毛蹙在眼睛上方，不大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并不起身只是略微欠了欠身，伸出手握住申惠琛早已伸过来

的一双纤纤玉手，这双手温暖、棉柔、滑腻，一丝战栗滑过他的心头。他抬起头凝视着眼前的申惠琛，禁不住有些发呆。眼前站着个漂亮女人，岭北市少见的漂亮女人。岭北市物产丰富生活富庶，就是不出产漂亮女人。这令人遗憾的现实只有靠外省漂亮女人的输入来改变。所以，吴积德虽然反对调入外省人员，但是还愿意接受几个漂亮的像申惠琛似的女硕士。女人像味精，可以调节文明系的气氛。

申惠琛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凝望着吴积德，黑眸像两池盈盈秋水，波光荡漾涟漪圈圈深不可测。一刹那间吴积德觉得自己落入深潭中，温暖的水波慢慢地浸漫着他的身体。美色养目啊。吴积德书记轻轻摇摇头，心里叹息着，慢慢拉回摇荡的心旌，放开申惠琛的手，拉过一把椅子请她坐下。

申惠琛并不介意，她已经见惯了各种男人盯着自己的目光，这些失神的、忘情的、色迷迷或带几分淫褻的目光叫她更清楚地知道她的价值。她身材窈窕修长，肤色白皙红润，唇红齿白，眼睛黑亮圆大，幽深诱人，真是明眸皓齿的美人，走到哪里哪里的男人眼睛就灼灼放光。她为自己的容颜而自豪。

申惠琛把目光凝聚起更多的柔情蜜意，又故作羞怯地稍微移动了一下身体，目光定定的直望着书记。申惠琛娇媚的微笑了，她发现吴书记长相酷似当年的一个名人，这发现令她发笑。

吴积德书记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气话，接过申惠琛的人事关系介绍信，站起身走到隔壁房间请来文明系行政领导主任副主任三人，一一介绍给申惠琛。

“这是王主任。”吴书记拍了拍高大魁梧、面阔口方、浓眉大眼的王乐天。申惠琛弯弯腰鞠了一躬。“这是孟副主任。”吴书记拉过矮胖子。申惠琛再鞠躬。“这是郭副主任。”申惠琛又鞠

躬，同时抬起眼睛瞟了郭副主任一眼，这一眼好像闪电击中了四十多岁的郭一行，他心头一颤眼睛里掠过一丝亮光，却马上垂下眼睑遮住了它。

这没能逃过申惠琛锐利的目光。

吴积德把申惠琛介绍给大家，然后请她谈谈她对工作的要求和希望。

申惠琛抬起眼睛，一双美目荡漾着春水，面露些微笑，非常大方得体地说，尽管她自己比较喜欢当代建筑艺术与社会文明的研究内容，但是她本科学的是建筑，硕士读的是艺术和艺术哲学，分到这个系已经非常满意，至于到哪个教研室都一样，全看工作的需要和领导的安排。

孟子秋副主任高兴地拍了下巴掌，一双不大的眼睛洋溢起难得的兴奋与喜悦说：“欢迎，欢迎。我代表当代文明教研室热烈欢迎申硕士。”

申惠琛把勾人魂魄的目光投向孟子秋，稍微用心地打量了他一眼。脸面胖而黑黄，活像一只窖存过久的土豆，将要发芽而又未发时的模样。乍看上去胖脸满是忠诚老实的样子，但仔细审视就能发现肥胖的脂肪下面掩藏着不大不小的狡诈。特别是那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尽管现在满是笑意，但是微笑里面夹杂的聪明总带出几分奸黠，闪烁的目光里总想在别人的脸上寻出些隐私和把柄，来让他抓住以便有朝一日为他所用。

“不，我看申硕士到古代文明教研室比较合适。她学的是比较艺术，这比较是离不开现代与古代文明的比较的，还是到古代文明教研室比较合适。”

郭副主任抬起深陷在高额头下那一双凹眼，竭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激荡，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冷峻的、漠然的公事腔调说。

主任王乐天带着微笑，用明亮的目光环顾着在座的每一位，同时又和书记交换着眼色。系里来的首位硕士，他不能不慎重从事，如果工作安排的不令硕士满意，传出去会让院领导认为他压制硕士，那舆论可不是小事情，轻则影响他的名誉，重则令他一年后的换届落选，这不是他竭力接纳硕士的初衷。刚刚从省大学调来的院长上任不久就决定要多调一些高学历的人才，他指名让文明系一定要调入至少一名博士、几名硕士，作为主任的他怎敢不全心全意去执行上级领导的意图？只有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指示才有可能继续连任。当初在座的这几位都是激烈的反对派。他了解他的这几位同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势必会成为下届选举的最强对手，他们本能的排斥陌生人，完全有情可原。他自己何尝没有这种顾虑？不过生米一成熟饭，又面对着如此亮丽的美人儿，他们全然忘却过去的态度竟演起抢亲记。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露出一丝别人难以觉察的苦笑。

郭副主任冷冷的话语像兜头的一瓢冰水浇在兴冲冲孟子秋的心上，他不禁有些恼怒，脸上的笑容一时凝固在嘴角，正待反驳，心里那种常常自动浮起的警觉又使他冷静下来。他不自觉地想起郭的背景：院党委副书记孟云鹤的老乡兼同窗好友，得罪不起的人物。何苦为个新人得罪他？

孟子秋运动一下面部肌肉，甜蜜的笑容又浮动在脸皮之间。“你以为她到哪个室合适？”他转向郭一行，笑眯眯地反问，“是不是只有到你那里最合适？”语气里明显带出挖苦与嘲讽。

郭一行不动声色，冷冷地说：“要是老王和老吴没意见的话，申硕士到我们室我热烈欢迎。”他把目光投向他们，等待他们的答复。

吴积德望着王乐天，王乐天也正望着吴积德，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轻轻点点头。

郭一行心中暗暗得意。他转向申惠琛说：“申硕士，欢迎你到古代文明教研室工作。”

申惠琛急忙表示感谢，对她来说到哪个室都一样。她说的是真心话。

王乐天简单介绍了文明系的情况，吴积德说了说系里有关规定，然后客气地送走申惠琛，让她随郭一行到教研室去了解情况。

3

富韵与丈夫孟木林走出人事处并不急于去报到，他们想先好好认识欣赏后半生的工作单位。飘泊了半生，四十五岁随四十七岁的丈夫归来，这都市的一切令她感到新鲜也令她紧张。手里攥着报到证，她却不想去报到，她被分配在设备管理处，孟木林分在环境系，是对口的专业，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她担心自己的安排不会太好，在北方她是设计院的副处长，来这里怕是不能安排行政职务。住房也不理想，和别人合住一套三室的居室，并不很方便，房又破旧，斑驳脱落的墙壁布满水渍，地面坑凹不平，实在不如北方的条件好，刚来十几天她都已经有些后悔了。可是老孟却因为在外漂泊半生终于回归故里而整日兴高采烈，情绪高涨地对所有的不如人意的地方全都视而不见，整日东跑西走拜访同学旧友亲戚。富韵也曾兴致勃勃地跟着他去拜访过几家，去过几次之后她再也不想去了。那些丈夫的熟人坐在一起，叽里呱啦的海边话让她一句一字都听不懂，像个傻瓜似的干坐冷板凳。

精力充沛的富韵害怕平庸，出身高贵的她当年嫁给出身农

家的孟木林,除了看上他白皙俊秀挺拔颀长的外表之外,就是因为他志向高远,家境贫寒而勤奋好学。大学毕业后,作为老五届毕业生他们的出路只有到边疆的矿山,塞外白云鄂博的矿区是他们人生第一站,然后借助她复职官位的父亲的权力,把他们调回省城的大学,并且安排她做了大学设计管理处的副处长。在那里他们一干十五年。去年到北京开会,她认识了岭北文明学院的新院长唐省身先生,二人一见如故,他们随意聊起工作调动问题,唐说他准备在任内调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充实文明学院。富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你看我和老孟符不符合你的条件?”唐省身一听,乐不可支地问:“你可是当真想调?你要真想调,我一定要,两个都要。”富韵自己并非一定想调,只是丈夫老孟特别想回归故乡,他在北方呆了二十几年,觉得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北方的气候、生活他总是不适应,当年的粗粮不必说了,就是现在的白面馒头,他还是难以下咽,富韵经常笑他生了个特别细小南方嗓子眼儿。富韵自己是北方人,何况塞外是自己家乡,父母兄妹都在那里,互相关照,方便得很。而且,作为少数民族的女干部,她是院的重点培养对象,很可能是副院长的候选人之一,调不调呢?她一时决定不了。从北京回到边城,她把这事跟老孟一说,老孟便天天催逼她给唐省身写信请求调动。富韵写了一封信去,不久就接到岭北文明学院的回函:接收二人一起调入。

容不得富韵犹豫,一个月后他们全家迁到岭北市。

富韵和孟木林沿着林木葱茏的鹅卵石小径走,小径两旁是各色花木园圃,一片棕榈一片椰树片片鱼尾葵中,掩映着座座楼阁处处庭院,古色古香的,淙淙的流水声中现出一架原木小拱桥,几丛青翠的修竹和肥大碧绿的芭蕉点缀在弯弯小溪的两岸,

假山怪石坐落于小庭院前，飞檐斗拱的亭台楼阁东一处西一处，在绿丛中闪烁着金黄、暗红、亮蓝、瓷白的墙壁与房顶的色彩。隔着远处的镂空院墙可以隐约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小汽车飞驰而过，却听不到汽车的噪音。真是个闹市的桃源。

富韵很喜欢这里的优美环境，在这么美丽的园林里工作，心情一定很舒畅。“老孟，还不错吧？”她微微偏转头，问丈夫。

孟木林点点头说：“比边城公园还美，你不会后悔了吧？”

富韵不以为然地说：“谁知道呢，走着瞧吧，但愿如此吧。”

孟木林了解她的脾气，即使心中认可，她嘴上也决不承认，尤其不向他认输。他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他不大敢跟她争论，已经习惯服从她的意见。

富韵按照路标的指引转向设备管理处去报到。处长宗建早已等候在小园的圆弧形园门口，见到远远走来的身影便慢慢迎上去。宗建已经知道新来的女士是新院长直接调来加强管理力量的人才，他不敢怠慢，他也听说这女士在原单位是副处级干部，同自己级别相同。他从没有和女士合作过，和这个城市的许多男人一样，他对女人心存偏见从心底里有几分轻视。说心里话他讨厌和女人共事，尤其讨厌那些和他年龄学历资历相仿的女人，那些要和他平起平坐的女人，那些女强人。

富韵走到园门前正要张口问，宗建疾步上前朗声说：“富小姐，欢迎你。”他伸出手，矜持而颇为斯文地等待富韵伸手。富韵怔了一下，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等她明白时对方已经收回手。她有些发窘，急忙伸出双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是富韵。你是宗处长吧？”

宗建微微点点头说：“是的，我是宗建。富小姐，我们正等你呢。”说着便回身向园里的小楼走去，他心中有点不大舒服，

觉得这女人有些傲慢，却又不好表现出来。

富韵尾随着走进古典风格的小楼。这座小楼是文明学院的几个行政管理机构的办公处所。宗建推门走进设备管理处的办公室，管自坐到自己的真皮沙发上，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道：“富小姐，请坐。”他翻开桌子上的一摞文件，从中抽出一张红头纸递给她，说：“这是处里对你工作的安排决定，你看看有没有意见？”富韵看看决定，上面写着：安排富韵为设备管理处的主任级科员，负责处理成人教育中理科教育的业务和有关行政事务。

富韵想，这明明是降了我的职，我一个副处长仅仅安排个科级职务，不是欺负人吗？可是新来乍到，怎么能表示自己的不满呢？在官场混了十几年，喜怒不形于色的涵养她已经修炼出来，攻于心计的本领正在不断完善中。她抬起头，宗建审视的目光正如两束逼人的探照灯强光在她脸上扫来扫去，她嫣然一笑，笑得粲然舒畅，朗朗清音掷地有声道：“没问题，宗处长，我一向服从领导的安排。你放心，我会干好的。”

听了这句话宗建心里一沉，平添了一些忧虑，因为他原本就没有担心她干不好，而是担忧她干得太好。

宗建面色平静地指了指大房间角落的一个座位，微笑着说：“那是你的办公桌，我已经打电话给总务科的人，他们马上会搬桌椅过来。”那是一个既不通风光线又不好的死角，出出入入必须经过他和全处人员的座位，坐在那里非常不显眼，任何一个来找他谈工作的领导都难以发现这个长相满漂亮的女士。

4

富韵回到家，孟木林早已买好菜正忙着做饭。她换好衣服